

追憶周雍能先生

王紹齋

(本文插圖刊第135頁)

二次革命參加討袁

立法委員周雍能先生生於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十九日中午十二時病逝於三軍總醫院，享年九十三歲，老成凋謝，令人不勝惋惜。

周先生字靜齋，籍隸江西省都陽縣，係都陽地方的大族。早歲畢業於江西陸軍小學，旋入江西講武堂將官班受訓，結業後奉派在江西陸軍調訓團爲第二營營副。二次革命反袁之役，先生與北軍張敬堯部鏖戰於湖口前線新港迴峯磯，卒因衆寡懸殊，傷亡慘重而率部撤退。後與湖口警備司令邵文輝撫輯流亡，在都陽重組義軍，先生被推爲營長，帶隊到達贛州。不料當時贛州鎮守使蔡森，業已投降北軍，軍隊被其迫令解散。先生於是偕邵文輝越大庾嶺，經南雄而抵達廣東，適廣州討袁軍已失敗，難於立足，於是匆匆轉赴香港。在港得識朱卓文先生，即與朱先生參加在廣州討伐軍閥龍濟光，任攻城軍炸彈隊長，不料事敗，又偕同朱先生赴滬，居朱府兼家教。朱有女公子名慕飛，是時就讀於中西女塾，與俞鴻鈞先生的夫人梁就光女士爲同窗，先生因此而得識俞鴻鈞先生，成爲好友。朱卓文先生與國父孫中山先生爲同鄉，且有親屬關係，朱先生奉召往日本，邀先生同行，於是先生首次得機拜謁國父，蒙懇切訓勉，先生即在東京加入中華革命黨。後朱先生奉派到廣東任中華革命軍總司令，偕同先生赴汕頭活動，功敗垂成，先生被執，幸被釋放，乃赴北平進入滙文大學進修。民國四年寒假，復應朱卓文先生之邀，赴港澳進行討袁事宜，在港辦一小型日刊，鼓吹討袁。旋袁病逝，二次革命遂告一段落。

結束軍旅從事辦報

民國九年先生奉國父之召在上海環龍路黨本部任幹事，隨侍國父左右，旋被派往古巴主持黨務及黨報。民國十一年，陳炯明在粵叛亂，國父蒙難永豐艦，旋脫險安抵上海，古巴同志和華僑公推先生赴滬慰問，旋被國父留下，擔任秘書工作。民國十二年滇桂軍回粵逐走陳炯明，國父回粵復任大元帥，先生隨行。後因朱卓文先生在香港所組成之軍旅紀律欠佳，時有擾民情事，國父知先生與朱有交誼，特派先生赴香山規勸。先生即

往香山，偕同朱先生同廣州督謁國父，經國父安排，朱專任縣長兼司令，軍旅交先生整訓，任旅長。甫經整訓完畢，遭滇軍楊希閔所覬覦，突施襲擊，軍隊經撤出香山，旋由國父分別撥歸粵軍許崇智及湘軍譚延闓作補充，先生被派爲湘軍第八路司令，直至譚延闓總司令代大元帥統兵北伐江西時，又改派先生爲贛軍警備司令。北伐軍停止前進後，國父因先生在古巴辦黨有成績，時值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甫經閉幕，海外黨務極爲重要，擬派先生赴美及古巴、南北美等處報告黨務，惜被當時之海外部長彭澤民（共黨）多方阻擾，不克成行，中央乃改派先生在香港爲晨報社長，先生從此結束了軍旅生活。民國十三年國父北上，乘永豐艦過港，改乘日郵船春陽丸赴日，先生曾率同國民黨同志多人在碼頭歡迎，並登艦進謁，此亦係先生與國父見最後的一面。先生終身服膺國父，始終不渝。

捲入是非無妄之災

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成立，先生奉蔣介石總司令派爲秘書處文書科長，革命軍克

復江西後，先生奉派為贛北財政處長兼九江海關監督暨江西交涉員。任內整頓稅收，充分接濟前方軍需貢獻最大。尤其是不畏英軍艦的砲擊，毅然決定收回九江英租界，寫下外交史上光榮的一頁。江西省政府成立，先生被調升為江西財政廳長，後因武漢左傾勢力入侵江西，留守江西的滇軍第三軍第七師被共黨誘惑，發動政變，共匪朱德為禍首。先生被通緝，不但自己機警的逃出了羅網，並協助李烈鈞主席脫離險境，退到贛東。先生即自鄱陽由陸路入浙江省境，輾轉到達南京。是時革命軍甫克復南京，先生即被派為南京市政政局長，不久又奉調為安徽省財政廳長。當武漢開始分共時，唐生智部劉興軍進軍安慶，先生適在蕪湖公幹，聞變立即離皖赴滬，適同窗張定璠先生繼任上海市長，力邀先生擔任秘書長。

因張定璠市長身兼軍職，並代白崇禧主持淞滬衛戍司令部，公務繁忙，遂將上海市府全權交與先生處理。先生接任秘書長後，一切維持現狀，原有公務員一律留用，改變了過去「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惡習，樹立了新的政治規範，奠定上海市府人事安定的基礎。

民國十七年，張定璠市長因座車與西人汽車相撞，受傷入醫院治療，先生代理市長職務。不料即發生公安局長戴石浮所部警察，因緝私煙土，與衛戍司令部軍隊發生衝突，警察被軍方架走，戴石浮亦被停職。先生本與淞滬警備當局係同鄉又同學，但他為主持正義，毫不徇私，據理力爭，致遭對方惡人先告狀，黑白混淆，令人浩嘆。旋張市長辭職，先生亦離開市府，原擬赴京面陳真

相，惟被人強指為桂系，致無法申訴。其實先生服務黨軍政有年，從未介入任何黨派，他除與黨國元老胡漢民、譚延闓、李烈鈞、古應芬諸先生等有深切友誼外，與張定璠係同學、同鄉，又會同時服務軍旅關係，與桂系毫無發生關連，是後有事實足以證明。

而此次被誣陷，却影響先生一生政治前途甚鉅，因此憤而遠走赴美考察了一年。十九年返滬，適南京政局發生變動，廣東宣佈獨立，古應芬先生即發表先生為西南政務委員會秘書長，先生事先毫不知情，而在身不由己情況下，又被捲入一場是非之中，始終引為遺憾。

廣東事件結束後，先生回滬休養，旋應黃膺白先生之邀，偕赴北平出任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調查處副主任。廿四年離平南下，又應吳鐵城市長之邀，出任市政府參事。吳鐵老奉調任廣東省主席後，俞鴻鈞先生繼任市長，復請先生擔任市府秘書長。俞鴻鈞先生原屬先生任秘書長時邀請之英文秘書，未料十年之後互為僚屬，政壇傳為佳話。其實先生與俞鴻鈞先生誼如兄弟，彼此之間毫不計較。

讜論流徽望重立院

抗戰爆發，上海淪陷後，先生赴粵，被吳主席鐵老聘為顧問，代表主席主持民廳事務。廣州陷敵後，省府改組，先生入重慶，被聘為煉油廠長，旋入中央黨部任專門委員會主任委員。俞鴻鈞先生接長財政部後，被邀請任財政部主任秘書。勝利後，當選為制憲國大代表，憲法制定後，先

生同競競選立法委員。當時江西省主席為熊式輝，環境與先生頗不利，又無充足的財力，朋輩均勸打消此意。惟先生立意堅定，並宣稱「贛北二十一縣有四個立委名額，我保證若是以第二名當選，便算失敗。」先生在贛北鄉間係世家大族，頗有聲望，在鼎革後曾任贛北財政處長，兼江西交涉員，收回九江英租界，為國爭光，旋升任江西財政廳長，政績斐然，更獲民衆擁戴。後果以三十四萬餘票居首當選，親朋無不額手稱慶。

先生回京後，就任僑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此係吳鐵老在競選前代其安排的職位，初未料其能當選。不久辭職，專任立委。大陸變色後，先生舉家遷臺，經常出席立法院會議，歷任預算委員會及交通委員會召集人。先生在立法院德高望重，讜論流徽，為立法院同人所敬重。最近兩年先生因腦部失却記憶力，很少外出，但體力與飲食均正常。七十五年三月二日清晨自行起身小解，墮地呼救，經救起後，神志即不清。經送宏恩醫院急救無效，再轉送三軍總醫院加護病房醫治，終因內部出血不止，回生乏術，延至三月十九日中午十二時溘然長逝！先生子孫滿堂，應無遺憾，惟國喪元良，曷勝悼念。

毀家散財後顧無憂

筆者得識先生係在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初抵南昌，先生偕同其老師趙以莊先生督謁我伯父。我伯父名王林，字雪澄，早年曾任江西武備學校及陸軍小學的文案，故江西陸軍出身多係其學生，趙以莊及先生亦均屬我伯父的學生。先生

原擬請我伯父幫忙，我伯父因年邁不欲再出任事，當即推介我隨先生去滬工作。是時我正在開辦江西省黨部，忙碌非凡，夜以繼日的工作。當時國共未分，省黨部除指導員段錫朋、洪軌係國民黨外，多屬共黨份子，如饒漱石、方志敏、朱大貞等。伊等均係我在心遠或二中的同學，初出茅廬，不懂如何辦公。我當年曾在南昌縣政府我本家長輩處學習過一年文書庶務工作，故伊等請我擔任文書及預算等工作，他們什麼事都要來問我，致忙碌非凡。惟當時羣龍無首，男女混雜，我母親對於我是項工作情况很不滿意，聽說周先生約我去九江工作，就力促我就道，可以遠離此環境。

於是我只得不得不顧同學等堅留，辭去黨部工作赴滬，從此即註定了我一生當公務員了。是後隨先生在南昌、南京、安慶，至上海，使我在上海市府工作了十年，迭經四任市長，由科員、股長、秘書，至科長等職。

我與俞鴻鈞先生初係上海市府同事，他任秘書兼科長，我是科員管監印工作，本不相隸屬，因先生的關係，我與俞先生較為接近。先生離開市府後，俞先生任參事，我在第三科任審計股長，旋俞參事主持預算分配事務，與我的職務相關，曾互相配合工作，卓著成效，因此我獲得俞先生的信賴。俞先生任秘書長後，即調我為秘書，代其核閱公文。俞先生接任市長後，我被調兼任第一科長，直至上海淪陷後離滬。我初識先生時，只知他是一位革命閥士，因他在民國三年湖口戰役失敗後，為表示革命決心，回鄉摒擋一切，曾

毀家散財。他在鄉間原有妻室，因離鄉做革命工作，生死未卜，只得將家產田地分給其妻，辦妥離異手續，而解除後顧之憂。他由贛到粵轉港，已身無分文，幸遇朱卓文先生，始得繼續為革命而奮鬥。

搶土案發受害最大

先生離軍從政之後，由江西、南京、安慶到上海，均努力奉公守法，銳意革新，毫無官僚氣息，為最受同志愛戴之領袖人物。記得在上海市府時，財政局辦理賽馬稅，虛報開支，先生聞悉後，指派我會同二科人員詳加審核。經查報屬實後，先生即在市政會議席上痛加指摘，使財政局長王和當場顏面無光。

王和不但是張市長好友，且屬桂系人物，先生竟能破除情面，使各局首長均表欽佩，而貪污者亦稍斂跡。先生在上海主持市政年餘，與上海黑社會人物從無接觸，故當年軍警因搶土案發生時，先生不明內幕，蒙在鼓裡，只知力持正義，致遭不白。

按當時法租界煙土均公開，煙土來源大部份來自國外，法租界煙商組織一大公司，係杜月笙的同參弟兄金廷蓀主其事。每年由波斯（即現之伊朗）進口大宗紅土，用專輪運抵上海，到達吳淞口後，由海軍保護進入黃浦江至高昌廟碼頭卸貨，然後用卡車經南市運入法租界。那年紅土計裝有三卡車，被警截獲者只是一車而已，其他兩車在前已入法租界了。此係軍方護運頗為明顯，警方未加重視，致演出此全武行。事後互相指控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定價貳佰元

全書三十五萬言定價貳佰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貳佰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

，黑白不分，究竟誰是禍首，只有上帝知道了。後因此案牽涉甚廣，即不了了之，但先生却是受害最大之一人。我後來曾在上海奉派負責辦理煙禁，與上述各方人物接觸甚多，始洞悉其中內情，真是感慨萬千。

清廉自矢忠黨愛國

先生一生清廉自矢，來臺後，如非老友俞鴻鈞先生的幫忙，住處均無着。因我曾代其奔走，尚有其親筆信為證。先生在臺時，一度由港商尹致中將大東公司交其主持。而大東又係一爛攤子，先生接手後，日夜奔走，到處作揖打恭，竭力維持，終因外行，無法挽回，只得設法解散員工，辦理結束，使先生精疲力盡。尹致中却遠在香港，袖手不管了。旋因子女均長大，各自就業婚配，負擔減輕，而立院待遇亦勉可維持，始得安享餘年。先生一生忠黨愛國，治喪會已建議將先生著作交付國史館存查立傳，當可安慰先生在天之靈矣。



①上海市政府在臺老同事左起何善垣、李大超、周雅能、王紹齋。

②周雅能九十晉一留影。右三爲長公子周建新。

